

120年传奇鼓医 书写着这座城市的博爱精神

包容、儒雅、博爱、创新，一路走来历久弥新

□现代快报记者 刘峻

包容

沙发的包容,欢迎来休息

11月5日,鼓楼医院新大楼试运行的第一天,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3摄氏度,早晨7点不到,院长丁义涛就带领全体院领导班子成员来到门诊。按照南京医院的常规,七点半才是开诊时间。此时,医院门外已聚集着不少患者,等着开门。丁义涛是这家即将迎来120华诞的医院的第22任院长,他走到工作人员面前叮嘱,今后一旦天冷,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开门,让人进来吹吹暖气。

下午一点,门诊已经停诊,大厅内渐渐安静,流动的钢琴声溢满每个角落,窗外阳光洒下,让人不觉有一点慵懒。开诊后这段时间,是最为忙碌的,小到一座椅,大到

信息系统,事无巨细,丁义涛都要一一问过。走到大厅时,一群衣服看起来不那么整洁的民工,舒坦地坐在大厅沙发上,甚至睡在上面,看起来多少有点不雅,陪同人员想去叫醒他们。丁义涛连忙挥手制止:“没事,让他们睡着,这个楼本来就是为城市的每个人服务的。看病本来就是很累的,即使不看病,来到这里也是为了休息。”

在包括丁义涛在内的鼓医人看来,如果将鼓楼比作一个大的城市客厅,那么鼓楼医院就是个沙发,有客人来了,当然都要欢迎不能撵走。“医院不是写字楼,可以包容任何人,欢迎所有的人都来坐坐,看一看,休息一下。”

重拾“老鼓楼”,让建筑有历史有生命

同一天的晚上7点,华灯初上,鼓楼医院像极了中式的纸灯笼,夜色中,朦胧灯光宛如古时画卷中的美景。张万葵,瑞士LEMANARC建筑及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首席设计师,也是鼓楼医院新大楼首席设计师,来到鼓楼医院,踱步走了三圈,静静打量每一个细节。这座楼的问世耗去了他8年的心血,他打定主意要出一本关于这家医院的书籍,不仅是设计理念,还关

于城市的历史。

“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大楼不是四四方方的,而是有一个夹角。鼓楼医院灯光宛如古时画卷中的美景。张万葵,瑞士LEMANARC建筑及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首席设计师,也是鼓楼医院新大楼首席设计师,来到鼓楼医院,踱步走了三圈,静静打量每一个细节。这座楼的问世耗去了他8年的心血,他打定主意要出一本关于这家医院的书籍,不仅是设计理念,还关

于城市的历史。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大楼不是四四方方的,而是有一个夹角。鼓楼医院灯光宛如古时画卷中的美景。张万葵,瑞士LEMANARC建筑及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首席设计师,也是鼓楼医院新大楼首席设计师,来到鼓楼医院,踱步走了三圈,静静打量每一个细节。这座楼的问世耗去了他8年的心血,他打定主意要出一本关于这家医院的书籍,不仅是设计理念,还关

1892楼,中西文化在这里交织融合

南京学者薛冰认为,南京城市性格中有着包容、儒雅等诸多特点,这与文化沉淀是分不开的。在丁义涛看来,这只“沙发”所拥有的包容,不仅是一个人,一座医院的性格,更应该是一个城市的精神特质。而张万葵认为,鼓楼医院承载的是这个城市的历史、文明、文化的一部分,与城市融为一体。

如果有把剪刀,可以裁剪出历史长河中近120年来的片段,你会发现,鼓楼医院诞生、成长的历程,与这座城市、性格完全合拍,或参与到这个城市文明、性格发展的过程,又或是这个城市文明、性格影响下的一个缩影。

历史这位精巧的工匠,在岁月的长河

包容的南京,接纳了马林接纳了西医

南京虽为古都,但对西医疗疗,闻所未闻,大家用好奇、惊讶的目光打量这个异乡客人。马林可不仅仅是来做客的,他不精通汉语,对民情也不熟悉,甚至跟普通民众交流都困难。马林觉得,要让人们接受西医,必须先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之后他猛攻汉语,熟读《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山海经》等文艺小说。着装也开始“中国风”,头结发髻,身背传教小册子,经常在学

堂、酒楼、茶馆里出现,免费为贫民乞丐诊治疾病。并在鼓楼附近及城南花市大街(约在今长乐路附近),购地建屋,开设诊所药房。在开诊前,先弹唱今古奇闻,跟病人熟悉后,才开始问诊治病。

1892年,美国基督教会拨款在鼓楼岗新建一座楼房开设医院,马林成为这里的第一任院长。

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这家医院里,马林甚至“发明”了南京第一辆救护车,那是一辆马车。医院里养奶牛,则是为了给病人增加营养。



1927年建的医生宿舍现为PET-CT楼

照的轴心。鼓楼医院新大楼北部与天津路平行,站在明代鼓楼中轴线上,面对世界第七高建筑紫峰大厦和明代鼓楼;南部主体与中山路平行,则是与民国时期鼓楼中轴线平行。站在鼓楼大楼中央,往北看,鼓楼新大楼与医院内的1892楼遥相呼应。

“这就是我想告诉人们的,这是一个有故事、有历史文明的医院。建筑是有生命、有温度的。”

的时机中,打开那扇门,在清末光绪年间封闭的年代里,中西文化的这一次交融出现在鼓楼医院,时间锁定在1892年。

1892楼,鼓楼医院的起点。这个楼又是博物馆,一张老照片看起来很奇怪,医院楼前养着奶牛,一位外国人骑着高头大马四处巡诊。这名外国人是传教士,他叫马林,他就是那个在合适的时机来的正确的人。

清末,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南京,人口大减,从高峰时的80万锐减至1892年的20万。而在往后的几年里,中国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变化,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废除科举……无一不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事件。在一系列大事件发生之前,在相对“安静”的1886年,马林来了。

拉贝先生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留给世人一本重要的《拉贝日记》。拉贝先生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只有鼓楼医院的医生还在坚持着。

这座包容的城市,渐渐接纳了这个美国人和他的医院。晚年居住在美国的马林,仍旧关切着中国,惦念着南京和南京人民,只要是来自中国的同事及朋友,马林夫妇总是满腔热忱地接待,并探听中国的情况、南京的情况。

1892年,美国基督教会拨款在鼓楼岗新建一座楼房开设医院,马林成为这里的第一任院长。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这家医院里,马林甚至“发明”了南京第一辆救护车,那是一辆马车。医院里养奶牛,则是为了给病人增加营养。

丁义涛说:“我虽然不可能见过第一任院长,但是我十分感激他,留给这个城市一个宝藏。”

坚守

平凡低调的英雄

如果说1892年中外文明的融合标志着传奇的开始,那么1937年来自邻邦的野蛮入侵,则给中国以及南京留下了深深的痛苦烙印。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南京以她的坚韧,承受了所有的苦难。在坚韧中,一个个平凡英雄的名字,被镌刻在城市的记忆里,他们或是与鼓医有关,或其本身就是鼓医人。

周大发,曾是鼓楼医院职工,著名的八百壮士之一。1937年10月29日,日军攻占上海的第三天,闸北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楼顶上飘起了中国国旗!当天出版的上海《申报》有这样一段话:“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在沦陷的上海,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的围困中,升起上海市唯一一面国旗的,就是谢晋元和他率领的名震天下的“八百壮士”。周大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往事沉寂72年后,2009年3月底,现代快报获悉周大发老人就在南京,迅速于31日赶到老人家中采访,却惊闻他已于当天上午离世,留下了种种遗憾。

周大发为人低调,在鼓楼医院,他先后做过炊事员和大内科勤杂工两个工种,1975年11月退休。2009年3月27日,周大发的特殊身份被养老院一位义工偶然发现,引发媒体和社会关注。3月31日,老人因感染肺病辞世,终年96岁。

1937年日军暴行中 这里是难民避风港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侵占,30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军残杀,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所幸的是,南京鼓楼医院因为具有教会医院的背景和特殊的地理位置(紧靠金陵大学,金大旧址即现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被列入国际安全区内,鼓楼医院也因此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唯一对平民开放的医院,保护了大量难民。

拉贝先生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留给世人一本重要的《拉贝日记》。拉贝先生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只有鼓楼医院的医生还在坚持着。

在繁重的工作和险恶的环境下,威尔逊医生、麦卡伦牧师、鲍恩典女士等纷纷以书信、日记、报告的形式,对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情况进行了记录,成为日军野蛮行径的一个重要证据。

不能不说的还有李秀英,她在被日军连刺37刀的情况下,被鼓楼医院救活,成为那段悲惨历史最有力的见证人。2004年12月4日6点10分,李秀英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86岁。

120年,两个甲子,风雨路程两个轮回,从清末光绪年间,走到新中国成立,再走到崭新世纪。包容、博爱、温暖的城市里,鼓楼医院无声地诉说着逝去的光阴。120年,也是这个城市在现代化道路上性格塑造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六朝古都的文化熏陶下,南京人自古儒雅。这个城市的人更愿意少说苦干,开拓创新,携手创造出一个幸福的都市。鼓楼医院以及鼓医人,就像这座城市,像这座城市的人。

都说一甲子一轮回,2012年12月,鼓楼医院迎来又一次“新生”,与这座城市一起,朝着新的时代迈进。



鼓楼医院创始人马林院长骑马出诊



上世纪初鼓楼医院开展医疗教学的场景



1925年鼓楼医院旧貌



1953年建成的门诊部



2005年改造后的'1892楼'

温暖

由仁爱上升到博爱

鼓楼医院的120年历史,如果以1951年为一个分割线,之前主要是教会医院,之后,即从1951年至今则为政府接管的公立医院。

其实从马林跪在地上给乞丐免费看病开始,博爱就成为这座医院的精神象征,当时的医院倡导的是“基督和仁爱”。

新中国成立后,医院由政府接管,而宗教上的仁爱,则上升到了后来这个城市的精神象征——博爱,小到一人,大到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记得你”

博爱精神,让人感受到深深的温暖,让许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力量,不感到孤独和害怕。

哈成华,66岁,当年轰动南京城的一名救火英雄,时间过去了25年,她仍然对鼓楼医院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

1987年,她是西善桥压缩机厂的油漆工。那天,因为同事偶然丢掉的香烟引发了一场大火,而她为了避免厂子爆炸,抱着汽油桶拼命往外跑,被大火烧遍全身,昏死在厂内。随后,被送到鼓楼医院紧急救治。“当时我的眼睛已经被烧成一条缝了,全身96%烧伤。”如今在养老

院生活的哈成华,全身没有汗腺,需要常年呆在一个空调屋里,每到夏天,身体就如同发烧一样。

“当时真是不容易,没有翻身的床,鼓楼医院的医生自己做了一张床。为了能全身定时消毒,在病房内,用砖砌了一个消毒洗澡池。为了植皮,甚至买了一头猪,准备从猪身上找皮肤。虽然未能如愿,但还是用我身上仅存的皮肤,通过28次植皮,完成了全身的皮肤修补。当时医院用了单人病房,派护士24小时监护。就是这么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我很感激他们,太不容易了,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院生活的哈成华,全身没有汗腺,需要常年呆在一个空调屋里,每到夏天,身体就如同发烧一样。

“当时真是不容易,没有翻身的床,鼓楼医院的医生自己做了一张床。为了能全身定时消毒,在病房内,用砖砌了一个消毒洗澡池。为了植皮,甚至买了一头猪,准备从猪身上找皮肤。虽然未能如愿,但还是用我身上仅存的皮肤,通过28次植皮,完成了全身的皮肤修补。当时医院用了单人病房,派护士24小时监护。就是这么把我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我很感激他们,太不容易了,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如今,2012岁末将至,又一个新生时刻,新的方向又是什么?

“技术创新,可能领先其他人几个月,而流程创新,可能领先其他人几年,但如果用创新方法培育出医院的精神,可以领先一辈子。”丁义涛对这所医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国内最好的人文医院。“我希望医院的包容、博爱,进取能成为这个医院的核心文化精神财富,一直传承下去。”人文医院,应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精益创建。员工精心为患者进行人文服务,注重细节管理。第二阶段:品牌创建。员工精致为患者进行人文服务,在细节管理方面取得指导性经验。40%的患者对医院由信任向忠诚发展。60%的员工对医院由信任向忠诚发展,幸福感知指数同比和横向往(同级医院或社会)均高出5%。第三阶段:无为创建。文化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去除管理。大部分员工自发为患者进行人文服务,细节管理已经成为习惯。40%的患者对医院保持长期忠诚。60%的员工对医院保持长期忠诚,幸福感知指数同比和横向往(同级医院或社会)均高出5%。

以及研究成果——说给他听的时候,他跳着腿放了下去,甚至还让人送来咖啡,进行详谈。我就想到,创新,对一个医院、一个城市来说,太重要了。”

丁义涛表示:“我跟每位专家医生都说过,最优秀的天才,是你培养出一个超过自己的人才,你如果带不出来,我就请一个比你更强的。”

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就是这么从北京阜外医院来到南京鼓楼医院的,有“九顾茅庐”的美谈。他说:“当时南京的创新还不太够,医院给我的要求是5年,达到江苏先进水平,结果我只用了1年。”



2012年的鼓楼医院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2012,是个新的开始 人文医院与幸福感

回顾鼓楼医院的120年,就仿佛浏览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在宽容、儒雅的城市性格中,不断实现着自我突破与创新。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鼓医所在的鼓楼周围是南京城最早发源地之一,据考证,6500多年前,在鼓楼广场不远的北阴阳营就有类开发的遗迹。六朝开始,这里成为南京交通枢纽之一和风水宝地之一。明朝,这里成为城市中心和地标,四通八达,可直达“国际码头”长江口岸,回到上街市(今洪武北路与中山东路十字路口)繁华商业中心。从清末到民国,应该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转型中,渐渐成为医院、学校聚集之地。

如今,2012岁末将至,又一个新生时刻,新的方向又是什么?

“技术创新,可能领先其他人几个月,而流程创新,可能领先其他人几年,但如果用创新方法培育出医院的精神,可以领先一辈子。”丁义涛对这所医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国内最好的人文医院。“我希望医院的包容、博爱,进取能成为这个医院的核心文化精神财富,一直传承下去。”人文医院,应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精益创建。员工精心为患者进行人文服务,注重细节管理。第二阶段:品牌创建。员工精致为患者进行人文服务,在细节管理方面取得指导性经验。40%的患者对医院由信任向忠诚发展。60%的员工对医院由信任向忠诚发展,幸福感知指数同比和横向往(同级医院或社会)均高出5%。第三阶段:无为创建。文化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去除管理。大部分员工自发为患者进行人文服务,细节管理已经成为习惯。40%的患者对医院保持长期忠诚。60%的员工对医院保持长期忠诚,幸福感知指数同比和横向往(同级医院或社会)均高出5%。

以及研究成果——说给他听的时候,他跳着腿放了下去,甚至还让人送来咖啡,进行详谈。我就想到,创新,对一个医院、一个城市来说,太重要了。”

丁义涛表示:“我跟每位专家医生都说过,最优秀的天才,是你培养出一个超过自己的人才,你如果带不出来,我就请一个比你更强的。”

鼓楼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东进,就是这么从北京阜外医院来到南京鼓楼医院的,有“九顾茅庐”的美谈。他说:“当时南京的创新还不太够,医院给我的要求是5年,达到江苏先进水平,结果我只用了1年。”

幸福都市

丁义涛希望通过医院管理,让员工有幸福感,让患者长期信任医院。巧合的是,南京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南京的城市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在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进一步将其解读为“人文都市、绿色都市、幸福都市”。

城市要人文精神,医院也要人文精神,这是经济高速发展后,对各自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最终的目标却很一致——打造一个幸福的都市。

2012年,流行语少不了“你幸福吗?”在网民调侃中,幸福似乎让人捉摸不定。早在今年7月份,一部讲述南京城和南京人的短片《幸福DE一米》爆红网络。短片作者是南艺的6名大四学生,片中请来5位生活在南京的网友流泪感慨“想家的一米”。导演孙涛说:“南京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几个人能坐到一张桌子上,吃一碗面,就是一种幸福。”负责制作的唐一说:“这个作品就是讲的南京人对待事物平和积极的生活心态。”

幸福,其实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特质。



建于1892年的'1892楼'是鼓楼医院的起点 本版图片 除署名外均为鼓楼医院供图